



开店记

□ 成晋芳



爱人是个理想主义者,这是我多年来对他的认识。他虽然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凡的日子,却又不甘于这样的生活,他总在伺机改变现状。

元旦的时候,他突然决定辞职。据他而言,是看好了种植大棚菜的项目,就在全家人以为他不过同往常一样说说而已,也没在意的时候,他却堂而皇之地赋闲在家了。我们不得不正视他所选的项目,给他列出了不适合开展的种种理由。他显得有些愤怒,又无奈。春节过后,他开始变得烦躁起来,跑到河南南阳、兰考一带去考察木材市场,思谋着开一个小型的包装厂。然而,去了一趟安徽合肥后,他又忽然改变思路,要开一家餐厅。对于他不成熟的想法,我自然没有在意。他似乎也担心自己反悔,或者担心我们又会列出种种反对的理由,当时就交了加盟费。

这下,我们都不能说什么了,那就干吧。

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不靠谱的人。他决定干的时候,还没有选好地方,开始每天骑着单车,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游荡。对我来说,最大的福利是,他满街乱转的时候,发现了我最爱吃的绿豆

饼。于是隔三差五地买回来,这让我在大饱口福之余,感念他还记得我上学时的喜好。还有就是他精心地为我和宝宝做每一餐饭,我开始喜欢上这样的日子,每天对他的饭菜做肯定的评价,并说出许多愿望。例如有一次,我说好久没吃素饺子了,晚上回家,韭菜鸡蛋饺子就端上桌了,人生的美好不过如此。除了我的体重堪忧之外,这实在算得上是我与他婚后最甜美的一段时光。

那天他终于谈妥了地方,并付了一部分转让费,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起来。晚上要忙到八九点之后,除了早餐坚持为我们做之外,我和宝宝的餐饭没有保障。说来惭愧,对于做饭这件事,我确实很少参与,随着他开店的脚步越来越快,我也越来越忙乱了。不过,每晚睡觉前,我们铁定会沟通今天做了些什么,明天打算做哪些事情。我会给他一些建议,实际上都没有开店的经验,所谓的建议想法之类,均为纸上谈兵。

装修的时间有一个多月,终于定于8月1日试营业。开业的前一天,他一直忙到凌晨两点才回家。我无法揣摩他的心情,只知道自己是忐忑

的。下班后,我没有直接去他店里,而是回家洗脸,化了一个细致的妆,换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长裙。那时天色已近黄昏,街灯渐次亮了起来,远远望见他的店,灯箱上闪着“韩式自助烧烤”几个字。我心里生出别样的感觉,不管怎样,这件事对于他是一个开端,是结束了多年做职员的生涯,开始自主创业了。

他开的自助烤肉店在二楼,一楼是石锅拌饭店,但是,一楼的宣传册没有做出来,客人们只晓得有自助,都去二楼了。从外面一眼看进来,冷冷清清的,没有人气,这可是大忌啊!二楼的烟道没有做好,几桌下来,屋里就有些烟雾缭绕了,看来问题比较严重。当天营业结束后,他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改装了烟道。七夕节那天,客人很多,他很兴奋,觉得自己选对了项目。第三天,稀稀拉拉的只有几个客人,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晚上回家,他先是把一天的问题说一下,然后说了自己的想法,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的时间表跟着他发生了变化,晚上两点之前是不睡觉的。看来想做点事情,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开店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状况,要

承受不同的打击,当然也有喜悦。

总体的营业状况也不是很景气,他有点气馁。有一晚,他问我:“你说,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呀?这样下去,真不行。”我笑笑说:“这很正常呀,你想,如果开店就赚钱,就跟地上铺满银子一样,那谁是傻瓜呀?都开店去了。”“有问题,咱就解决问题。”他神色凝重地点点头。过了两天,他又高兴地打来电

话:“今天人气不错,网上订餐的不少!”看看,世上有多少问题,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我很少去店里,只是下班做好饭菜,等他回家,在凌晨一点开始吃晚饭。开店一段时间,他瘦了十斤,我想一句广告词:“想要减肥吗?那就开店吧!”每晚睡觉前,我都会安慰他,告诉他开店不仅仅是为了赚钱,更多的是历练自己。如果开店单纯只是为了赚钱,这件事便失去了应有魅力。如果作为一项事业来做,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困难和喜悦,就是不同的感受。

我想对他说:如果你足够相信自己,你就会拥有必要的智慧,没有人可以打败你,除非你自己认输。

开店,其实是件有意思的事情。

(本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)



翠岭乡居

本报记者 张海摄

大槐树下

□ 贾满堂

在记忆深处,总有一幅画面清晰而温暖——外婆家院子东北角那棵高大的槐树,像一位沉默而坚毅的守护者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,记录着家族的故事与情感。

初次注意到这棵大槐树,我还是个三四岁的懵懂孩童。那时的我,满怀好奇地仰望着它笔直的树干,仿佛要望到天际,去探寻那无尽的苍穹。大槐树高耸入云,粗壮的树干需好几个人才能合抱,粗糙的树皮犹如岁月镌刻的痕迹,每一道纹路都诉说着往昔的风雨沧桑。茂密的枝叶向四周伸展,宛如一把巨大的绿伞,为整个院子遮风挡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这棵大槐树的感情愈发深厚。每逢假期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奔向外婆

家,来到大槐树下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,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。微风拂过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大槐树在轻声诉说古老的故事。

在外婆家的日子里,我常常坐在大槐树下,听长辈们讲述家族的过往。妈妈、舅舅、小姨,兄妹三人虽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,但都在这棵大槐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。他们就像大槐树的枝叶,虽然各自伸展,却又紧密相连。

妈妈在生产队,是一位模范社员。面对重活,她从不退缩,总是抢着干。她的吃苦耐劳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,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舅舅是一位在教育领域默默耕耘的人。他用自己的知识和爱

心,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生。小姨也经常给我讲她在大槐树下的成长经历。小姨虽没读多少书,却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在村里带领妇女养蚕喂猪,植树养鸡,大搞副业,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。

当夜幕降临,月光洒在大槐树上,它显得更加宁静而神秘。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坐在大槐树下,仰望着星空,谈论着未来。那一刻,大槐树仿佛也在倾听我们的心声,为我们祝福。

庭槐不语情长在,岁月悠悠梦亦甜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,大槐树就像一片宁静的港湾,让我们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。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,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。

站台票根

□ 晓咏

白家沟火车站的月台早被新漆刷过一遍又一遍。可母亲总说,她眼里的站台永远是1970年暮春的模样:剥落的砖墙上满是爬山虎,绿皮火车喷着白汽,像头喘息的巨兽。检票员接过她那张薄薄的车票时,发黄的票根在她掌心留下汗渍的潮意。

蓝布包袱里裹着两双千层底,还有临行前蒸的枣馍。火车向北碾过太行山的褶皱,母亲攥着票根数着窗外变换的树影。山西的槐花谢了,内蒙的沙蓬草正抽芽。她记得父亲来信说,军马场的帐篷像朵蘑菇,长在锡林郭勒银亮的河湾旁。

风沙扑进蒙古包那年,姐姐在煤油灯下出生。父亲在哈达山敲下块灰岩,刻上长女的名字——韶霞,那是从韶山映来的霞光。后来哥哥在沙尘暴里学会走路,我则在勒勒车的摇晃中认全了北斗七星。母亲总说我们兄妹是草原上的三棵沙棘,而她和父亲是吹不散的两粒沙。

55年后的清晨,母亲从檀木匣底翻出那张褪色的车票。内蒙古的春风依然挟着沙粒,却再也刮不起当年的惶惑。我们围坐在山西故乡的家里,推杯换盏,回忆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。那些年绿皮火车载走的晨昏,此刻都化作归巢的羽影,轻轻栖在老人霜白的鬓角。

